

鑒誠錄校注

(五代) 何光遠 撰
鄧星亮 鄔宗玲 楊梅 校注



鑒誠錄校注

(五代) 何光遠 撰
鄧星亮 鄺宗玲 楊梅

校注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鑒誠錄校注 /〔五代〕何光遠撰；鄧星亮，鄔宗玲，楊梅校注。
—成都：巴蜀書社，2010.12

ISBN 978-7-80752-741-1

I. 鑒… II. ①何…②鄧…③鄔…④楊… III. 筆記—中國
—五代 (907~960) —選集 IV. K243.1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246150 號

JIAN JIE LU JIAO ZHU

鑒誠錄校注 〔五代〕何光遠撰 鄧星亮 鄔宗玲 楊梅 校注

責任編輯	童際鵬
特邀審稿	崔艷紅
封面設計	張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張	8.75
字 數	27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741-1
定 價	20.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發行科聯系調換

【前言】

《鑒誠錄》十卷，五代後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生卒年無考，東海人（今江蘇連雲港人）。後蜀孟昶廣政初，官普州（今四川安嶽縣）軍事判官。何光遠另著有《廣政雜錄》、《竇仙傳》等，惜多已亡佚，而《鑒誠錄》非但能存留下來，還頗受研究者重視，足見其價值不菲。

宋人趙希弁於《郡齋讀書志·後志》云：“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跡可為世鑒者。”朱彝尊《書〈鑒誠錄〉後》則云：“今覽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說家爾。”《四庫全書總目·集部·鑒誠錄》云：“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為‘輯唐以來君臣事跡可為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云：“其雜記唐及五代軼事，多談嘲神怪之談，實無關於鑒戒，與其名殊不相稱。”吳焯亦云：“至後數卷，又多採摭唐人詩話，與鑒誠命名之旨似無取焉。”

諸說對《鑒誠錄》之“名不副實”頗有微詞，實則不然。觀是

書條目諸如“逸士諫”、“妖惑眾”、“亡國音”、“歸生刺”等，於篇目即可見其勸誡之意。而諸人所詬病之神怪妄談，亦並非無鑒誠寓意者，其“神口開”、“現世報”等條目追求公正、宣揚因果報應等思想自不待言，且如卷五之“武金山”條，敘述張武因聽得異人建議，將其父之尸骨葬於武金山一風水寶地，後來誠如異人所言，張武年過八旬，位極三公而卒，然其兒女則果如異人所說，男皆貧困，女則為娼。此條雖就表面看乃因果報應故事，深思之，則充滿了選擇命運與把握機遇之艱難取舍。若把握機遇，則自身榮華富貴，但子孫福祚則被消耗殆盡；若為子孫計，則終此一生自己都無出人頭地之日。最終，張武選擇了自己位極三公。又“神口開”條，敘唐大中初，有任士元與宇文錯爭田，俱無公執，轉而求神判斷事，實誠勸世人正直，人間有公道。其留給後人之思索得不深耶？由此觀之，所謂有無鑒戒意味，恰如廬山之峰，遠近高低在乎讀者諸君一念之間也。

《鑒誠錄》現存之祖本為南宋中期麻沙本。眾所周知，麻沙本在版刻史上名聲不佳，書賈初刻此書或因題名之“鑒誠”二字有利教化，或因其內容稍涉神怪能為大眾接受，但無論怎樣，此麻沙本在明清以降輾轉於各大藏書家之手，由所鈐之印即可見其為人之寶重：平江汪憲奎秋浦印記、憲奎、秋菴、項元汴印、墨林秘玩、墨林山人、項墨林文秘笈之印、項子京家珍藏、項墨林鑒賞章、子孫永保、子京、墨林父、子京所藏、平生真賞、項叔子、退密、天籟閣、若水軒、宋本、小畏首、竹垞藏本、朱彝尊印、竹垞老人、黃丕烈印、復翁、百宋一廬、蕘翁、士禮居藏、平陽汪氏藏書印、士禮、閩源父、汪德英印、珠林、臣兆柏印、干卿、晉賢鑒定、六部郎官、越國公四十四世孫、三十五峰園主人、南書房舊史官、費君直、翁同龢印等。

該書既為眾多藏書家收藏，亦有眾多抄本輾轉流傳，而於此流傳過程中，諸多校勘名家手自校讎，或朱批，或夾注，或題跋，使《鑒誠錄》漸臻精審。於是出現了張海鵬《學津討原》本，曹溶編、陶越增刪之《學海類編》本，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彙刻本等重要版本。

《鑒誠錄》一書既為部分學者嗤其無關鑒戒，又受眾多藏書家及學人如此青睞，除其宋本之版本價值外，其內容包羅之廣，可資參考者之多及材料之珍貴獨特，亦是其廣為流佈之重要原因。略述如下。

搜羅眾多詩文。唐末五代，亂世紛爭，典籍散亂，是書六十六條之中則有四十六條與詩文有關，故《全唐詩》採摭頗多。徐嘉炎跋語云“康熙己巳春日，華隱徐嘉炎從竹垞十兄借觀。時因編輯《全唐詩》，取資甚多”是其證也。《詩話總龜》也大量引用《鑒誠錄》，宋元詩話之興盛無疑彰顯了《鑒誠錄》之巨大價值且為其流傳起到了推動作用。

史料價值不菲。五代時期典籍散失，故此書所載諸多史實足為他書旁證。就連四庫館臣在批判“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間事而蜀事為多，皆近俳諧之言”時也，“特以其為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掇，故仍錄之小說家焉”。朱彝尊有志注《新五代史》，對《鑒誠錄》之價值頗為重視，查嗣瑤跋云：“歐陽公《五代史》較溫公《通鑑》反略。表兄竹垞先生盡搜十國遺書，仿裴氏注《三國志》。《鑒誠錄》其取材之一也。”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於《鑒誠錄》所取亦多。

於文學與文學史研究有巨大價值。如賈島推敲遇韓愈、薛濤失寵賦十離均見於此書，書中涉及詩人多達八十二人，收錄詩歌一百八十八首，這些詩歌風格旨趣真實反映了唐末五代文壇詩風，其對

文學與文學史研究之價值自不待言。書名《鑒誠錄》，書中所引詩歌又多以勸誡諷喻主旨為重，其對諷喻詩之研究亦有價值。

語言學價值。《鑒誠錄》一書雜採唐末五代詩文、故實，且多與蜀地有關，故語言學價值巨大。諸多大型辭書如《漢語大詞典》等據此書收錄並以書中用例為第一書證者每每有之，“布燮”、“險竿”、“寒碎”之類是也。而其中諸多俗語俚諺亦有民俗研究價值，值得學者深入探究，“地囊”、“皂錢”、“肖波塊”、“白木毬”之類是也。

現實借鑒意義。閱讀全書，則五代之蜀國政治民俗、人物風情，躍然紙上。其鄉詞俚語，猶在耳旁；行狀世情，直呈面前。論邦國之策，有“判木夾”類；嘲裙帶之甚，則“非告勒”流；抑迷信之弊，“妖惑眾”爾爾；揚孝義之重，“歸生刺”云云。古人曰開卷有益，則今日諸君二三子閱之，豈云無益乎？

該書雖歷經名家校勘，但仍有諸多問題懸而未決，如“戲判作”條之“用修廟宇”當從四庫本作“用修廟宇”，“產麒麟”條之“孿躉”當作“孿躉”等。另外，此書已有兩個點校本：焦杰點校本，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劉石校點本，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但兩者重在點校，不曾作注，且二者雖以劉石點校本後出為精，仍有失校、誤衍、破句、徑改底本、出校欠謹，純粹作版本對勘，校記不加按語等諸多問題。故而筆者此次校注兼採二家之長，對於諸多遺留問題詳加考察，以期能得出可靠結論，而對於諸多詩文典故、名物故實也多加搜討，以降低讀者閱讀難度，為擴大《鑒誠錄》傳播與影響略盡綿薄之力。另外，四川師範大學陳勇與復旦大學吳晨撰有同題同時之碩士論文《〈鑒誠錄〉研究》，詳細闡述了《鑒誠錄》之版本流傳、研究價值等，吳晨還詳細考辨了“危亂黜”等十四條，解決了不少問題，此次校注於二者採摭頗多，特此感

謝，限於篇幅與體例，在正文中恕不一一道明出處。

此次校注雖在眾多名家之校勘基礎和前修時賢之研究成果上進行，然限於筆者學識淺薄，難免有百密一疏、顧此失彼等問題，尚請讀者勿怪且不吝賜教。

【凡 例】

1. 底本：本次整理以嘉慶八年（1803）長塘鮑廷博刻本為底本（簡稱“鮑本”）。

2. 參校本：①民國十一年（1922）商務印書館影印清嘉慶張海鵬照曠閣校刻《學津討原》本（簡稱“學津本”）。②民國九年（1920）涵芬樓影印本《學海類編》本（簡稱“學海本”）。③光緒元年（1875）《崇文書局匯刻書》（簡稱“崇文本”）。另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雖然總體質量上略遜於此三個參校本，但某些地方仍然有參考價值，故祇在具體問題上單獨參考，不作全盤對校。

3. 本書校勘，凡底本錯訛衍脫及避諱字，可確定者一律改正或回改，並出校說明；尚難斷定者，保持原貌，出校略呈臆說；兩通者仍之。他本可資參考之異文，在校記中說明。一般筆誤，徑改不出校。引文中稍有出入而不影響原義者，不作訂正；引文出入較大者，則於校注中說明。

4. 本書注釋，力求勾稽所涉史實及典故，以便讀者省覽。多

次出現之用典不重複注釋。部分詩文頗為費解者，略述梗概以便讀者理解。對於部分生僻字，於其後標注現代拼音，以《漢語大詞典》拼音為準並以小括號標識。

5. 原書底本與各參校本在人名與官爵及別號連用時，將姓氏、官職用正文字體，將名字與別號則或用正文字體或用注文字體，今統一用作正文字體。

6. 人名、地名、年代以出現之先後順序簡單作注，復出者不作注。部分不可考者亦不出注。

7. 與本書相關之序跋附錄於後，按撰時先後排列，以饗讀者。

8. 為存原本之舊貌，本書在新舊字形、異體字上未做完全統一，在行文中仍有共存現象，請讀者識之。

【目 录】

前 言	(1)
凡 例	(1)
鑒誠錄卷一	(1)
瑞應識	(1)
誅利口	(4)
知機對	(11)
九轉驗	(20)
金統事	(23)
走車駕	(26)
鑒誠錄卷二	(30)
御賜名	(30)
逸士諫	(31)
判木夾	(34)

鬼傳書	(57)
耽釋道	(61)
灌鐵汁	(63)
前定錄	(69)
鑒誠錄卷三	(72)
語忌誠	(72)
餌長虹	(74)
落韻貶	(77)
蜀上醫	(80)
妖惑衆	(83)
鑒誠錄卷四	(88)
蜀門諷	(88)
斥亂常	(93)
許基靈	(94)
輕薄鑒	(96)
危亂黜	(99)
得夫地	(100)
鑒誠錄卷五	(105)
徐后事	(105)
帝贈別	(115)
容易格	(116)
高尚士	(119)
禪月吟	(128)
因詩辱	(131)
武金山	(134)
鑒誠錄卷六	(136)

戲判作	(136)
產麒麟	(139)
鬼坐衙	(141)
怪鳥應	(143)
旌論衡	(145)
神口開	(151)
布燮朝	(152)
鑒誠錄卷七	(158)
倣十在	(158)
亡國音	(163)
雪廢主	(165)
陪臣諫	(166)
四公會	(178)
贊舊詩	(181)
釣巨鼈	(183)
鑒誠錄卷八	(185)
衣錦歸	(185)
非告勒	(187)
改橋名	(189)
作者同	(190)
賈忤旨	(193)
屈名儒	(200)
錢唐秀	(207)
走山魃	(212)
鑒誠錄卷九	(215)
夢太白	(215)

削古風	(219)
分命錄	(221)
卓絕篇	(224)
改名達	(225)
鑒冤辱	(226)
鑒誠錄卷一〇	(229)
歸生刺	(229)
高僧論	(231)
魚還肉	(241)
求冥婚	(242)
見世報	(244)
攻雜詠	(247)
蜀才婦	(250)
附錄一：五代十国年表	(254)
附錄二：知不足齋本・跋（一）	(259)
附錄三：知不足齋本・跋（二）	(261)
附錄四：學津討源本・跋	(262)
附錄五：郡齋讀書志	(264)
附錄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265)
附錄七：中國善本書提要	(267)

【鑒誠錄卷一】

瑞應識

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1]。蜀人競以擊拂之門，妙絕之稱，呼“頭人”為“孟人”，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來”^[2]。又有工人孟德預起宮闌，上凌霄漢，雖般輪之妙無以加焉^[3]。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為祥矣。又王蜀後主元舅徐太師延瓊於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宮室，橫亘數坊^[4]。是時，內外皇親宣下悉令暖宅^[5]。後主亦親幸，宴樂移時，忽於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測其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除蜀^[6]。莊宗憂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赴鎮^[7]。既而旌幢屈蜀，以統軍興聖太子未歸，旋令將校改換宮闌^[8]。孟祖乃權於徐公之第安下。覩紅綃所籠姓字，怪問前蜀臣寮，對曰：“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天子，亦預

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應者也。”^[9]

[1] 孟蜀高祖，即孟知祥。詳見《舊五代史·僭偽傳·孟知祥傳》。

西川，唐分劍南為西川、東川。西川治成都，轄成都平原及其以西、以北之地。

北京，指太原府。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晉源鎮。唐和五代之唐、晉、漢皆發祥於此，因謂之北京。《舊五代史·漢書·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夏五月〕甲午，以判太原府事劉崇為北京留守。”

[2] “絕”下，鮑本、學津本、崇文本有一“者”字。

稱，鮑本、學津本、崇文本作“戲”，據學海本改。

“呼”上，鮑本、學海本、崇文本有一“於”字，據學津本改。

此，學海本無。

“頭人”為“孟人”，《十國春秋·後蜀·高祖紀》作“以初人為孟人”，並引《紀異錄》云：“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為猛人，語訛為孟人，得蔭一籌。”

按，呼“頭人”，應孟高祖入蜀地；“猛人”諧為“孟人”，亦應孟高祖入蜀地。二者皆通，俱為孟知詳據蜀之先應。

擊拂，指擊鞠之戲。古代一種在馬上打球之運動，古時多用來練兵，以強健士兵體魄。盛行於唐。唐皇甫枚《三水小牘·王知古》：“有王知古者……退遊於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為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舊唐書·德宗紀》：“寒食節，上與諸將擊鞠於內殿。”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卷上：“周侍中實與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毬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

按，《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載“己未，賜文武百官驢馬各一。西都知府張錢進魏王繼岌打球馬七十二匹”；《舊五代史·梁書·宗室傳·密王友倫》載“及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京師。歲餘，因會賓擊鞠，墜馬而卒”，可旁證唐五代時，擊鞠之戲甚為盛行。

毬子，即毬。古代泛指遊戲用球類。最初以毛糾結而成，後以皮為之，中實以毛或充以氣。南朝梁宗懷《荊楚歲時記》：“又為打毬、鞦韆之戲。按，

劉向《別錄》曰：‘寒食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鞠與毬同。古人踢蹴以為戲也。”

[3] 般輪，即古代巧匠公輸般。《戰國策·宋策》：“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4] 王蜀後主，即王衍，字化源，詳見《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

元舅，長舅。《詩·大雅·崧高》：“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漢班固《封燕然山銘》：“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徐延瓊，五代時人，詳見《十國春秋·前蜀·徐延瓊傳》。

[5] 暖宅，也稱暖房或暖屋，舊俗稱備禮賀人住進新蓋之住宅。唐王建《八宮詞》之七四：“太儀前日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宋周輝《清波別志》卷二：“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釀金治具過之，名煖屋，乃古考室之義，或謂煖屋為俗語。”煖同“暖”。

[6] 除，學海本、崇文本作“降”。按，作“降”誤。《新五代史·後蜀世家·孟知祥》：“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

[7] 莊宗，後唐開國皇帝李存勖，詳見《舊五代史·唐書·莊宗紀》。

[8] 興聖，鮑本作“聖興”，據學津本、學海本、崇文本改。

興聖太子，後唐莊宗之子李繼岌，詳見《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莊宗子繼岌》。

未歸，當作“東歸”。按，《新五代史·後蜀世家·孟知祥》：“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